

陳又凌： 用畫筆讓世界更溫柔 — 點

在陳又凌的童書繪本裡，無論是趣味的想像還是真實的煩惱，都是她以畫筆對世界溫柔的傾訴與回應。這份溫柔，不僅孩子能感受到，也往往直抵成人的内心深處。

撰文／梁雯晶 攝影／高國展 圖片／陳又凌提供

就讀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時，陳又凌最喜歡窩在位於地下室的系圖書館裡，那裡燈光昏暗、平日沒什麼人來。她沉浸其中，安靜地翻閱一本又一本厚重扎實、裝幀精美的設計類書籍，任思緒靈感徜徉於浩瀚的書海與圖片之中。

其中一本《波隆那插畫年鑑》特別吸引她。書中收錄了某個年度的波隆那國際插畫展得獎畫作，裡面的作品風格題材各異，頁頁皆是令人目不暇給的插畫盛宴：有的童趣天真、有的細膩寫實；有些作品藏著讓人會心一笑的小巧思，有些則滿盈悲傷與詩意的情緒——這本年鑑彷彿為她打開了另一扇門，讓她第一次真正意識到，沒有文字的插畫，可以傳遞如此豐富的聲音。

於是，她在心中許下了一個願望：「有沒有可能哪一天，我的插畫也能收錄在這本年鑑上？」那時的她怎麼也沒想到，日後自己會成為一名插畫家，並且連續在 2015、2016 年獲得有「插畫界奧斯卡」之稱的「義大利波隆那童書展插畫獎」肯定。

從歷史故事開始的畫畫啟蒙

從小，陳又凌就喜歡畫畫。「媽媽買了一套《吳姐姐講歷史故事》給我，但後來她發現我都沒有看裡面的故事。」陳又凌笑著回憶。某天，媽媽拉開她書桌抽屜，裡面盡是一張張她臨摹書中插畫的塗鴉。故事裡的王侯將相、市井小民，成了她最早的畫畫啟蒙。

雖然從小就嶄露出繪畫的興趣，但陳又凌並沒有進入美術班體系，而是跟大多數人一樣，一路循著正規的升學路徑成長。直到大學要選科系時，她才在父母的支持下，毅然選擇心目中的理想科系——應用美術系。





大學畢業後，陳又凌先後進入雜誌社與廣告公司任職。當時她主要從事設計類型的工作，包括影片視覺傳達、拍攝美術企劃等，至於熱愛的插畫，「只有偶爾有機會繪製一些雜誌專欄插畫。」她說。

廣告媒體工作壓力大，一遇到截稿期三更半夜下班成為常態，長期下來讓陳又凌身體健康亮起紅燈，長了嚴重的濕疹。某天半夜她被癢醒，不顧抓破傷口可能引發感染，她邊抓邊哭，心想：「我才25歲，應該是開心快樂、享受青春的年紀，為什麼不僅工作沒有成就感、身體也這麼不舒服？」

這個夜晚讓陳又凌下定決心離職，但未來要做什麼也還處於摸索狀態。面對人生中難得的「gap year」（空白年），休養身心之餘，她不想虛度光陰，申請到荷蘭烏特勒支藝術學院（Utrecht School of the Arts）攻讀設計碩士，隻身踏上海外進修的旅程。



圖像就是語言

這段進修時間，是陳又凌走上插畫創作之路的起點。她主修「編輯設計」，發現「荷蘭人對於設計的概念很直接。無論是文章、表格、插畫或者任何表現方式，他們只關注一件事：『你要傳遞給讀者的是什麼？』」

碩士課程中，同學們選擇各自擅長的藝術創作形式呈現作品，包括平面設計、攝影、繪畫等，「而我則是選擇插畫。」陳又凌說。「老師在課堂上不會教授基礎設計或繪畫技巧，而是教我們如何以『精準』的方式統整複雜的內容資訊。」這正是編輯設計的核心所在。

在這樣的思維裡，一幅插畫不再只是「畫得好」就足夠，它同時也是承載資訊、概念與敘事的重要媒介。在荷蘭進修的那一年，陳又凌不僅調養身心、充實自我，也更加堅定了自己對畫畫的熱愛——圖像就是語言，而她希望用圖像來表達自己想對世界說的話。

邁向插畫家的道路

碩士畢業回臺後，陳又凌不願再回到過往的職場生活，決定以接案為生，一步步朝專職插畫家的道路前進。在插畫界還是初生之犢的她，親自提著一大袋作品到國際童書展，拜訪童書出版社、向編輯毛遂自薦。雖然順利獲得一些機會，但自由接案者要維持穩定收入並不容易，於是，除了努力開發更多不同類型的插畫案源，陳又凌晚上在補習班教英文、開班教授畫畫。

如此白天畫圖、晚上教學的忙碌日子過了3年多，直到插畫案源漸漸穩定，陳又凌又接連獲得國內外插畫獎項的肯定，她便停掉了教學課程，專心致力於插畫工作。

接案工作通常是根據客戶需求完成作品，當朋友問起陳又凌「插畫」是在做什麼時，陳又凌發現她沒有屬於自己的作品，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自己在畫什麼。與此同時，她對插畫工作的現狀有了一些疑惑和思索。

成為母親後開始嘗試繪本創作

2015年，陳又凌以《貓騎士》首次獲得波隆那童書展插畫獎，同年生下大女兒，成為一名母親；也是自這年起，她開始嘗試創作繪本。當時，合作的出版社編輯提出繪製「臺灣各縣市地圖」的想法，內容形式則完全交由陳又凌自由創作。

畫插畫與繪本創作兩者大不相同，「在構思繪本時，不只是把圖像畫上去而已，而是要把龐雜的縣市景點、特色食物等資訊梳理轉譯——如果我是讀者，我可以藉由這本繪本，看見怎麼樣的臺灣？」她運用在荷蘭主修的編輯設計概念，從收集資料、吸收理解、構思布局到下筆繪圖，耗時整整2年的時間，在2017年完成了《臺灣地圖》繪本。出版後不僅大受好評，還成為許多臺灣人贈送外國友人的伴手禮。



1. 荷蘭進修的那一年，陳又凌不僅調養身心、充實自我，也更加堅定了自己對畫畫的熱愛——圖像就是語言，而她希望用圖像來表達自己想對世界說的話。
2. 陳又凌創作的繪本作品與陶藝作品。

隨後，她將 2016 年第二次獲得波隆那大獎的作品〈會生氣的山〉也發展成繪本。陳又凌家住山上，某天她抱著孩子在窗邊發呆，無意間發現對面的山頭整個被夷平了，「如果我是一座山，某天睡醒發現自己被別人剃光頭了，那會是什麼樣的感覺？」原本嚴肅的環境議題，在陳又凌筆下幻化成童趣的視角，引領孩子關心身旁的家園土地。

「其實繪本最難的是故事收

尾，我不想美化它，但也不想淪於說教的

形式。」陳又凌說。繪本的頁數不多，但為了打磨出滿意的故事情節，陳又凌創作一本繪本往往需要 2 到 3 年不等的時間。其中，《賽米希的煩惱》是她目前費時最久的一本作品——整整橫跨了 6 年。

創作者心境會反映在作品

頭髮像粉色雲朵的女孩，名叫賽米希，她的心裡藏著猶如一百顆石頭壓著的巨大煩惱。於是，賽米希決定出門問問大家：「該怎麼解決煩惱呢？」

「有一陣子我的心情很憂鬱。」陳又凌說。先生前往中國工作，她也帶著孩子一起在上海定居將近 2 年的歲月。一次回臺灣度假時，意外發現自己懷孕。為了安心養胎，先生希望她先搬回臺灣；想到生活節奏又要重新建立，加上懷孕初期的不適，生活及身心的劇烈變動讓陳又凌覺得很不快樂，「當時我有一種很強烈的孤獨感受。」在那段混亂而低潮的日子中，她開始思考——會不會也有人像她一樣，被困在無法解決的煩惱而心情低落，「我決定把這種感受畫下來。」

創作者的心境會反映在作品上，《賽米希的煩惱》初稿畫風較為灰暗，與陳又凌過往明亮柔和的風格截然不同。編輯鼓勵她將這樣的議題更加聚焦至孩童身上，「其實孩子也會有憂鬱的時候，只是他們年紀還小，不知道該如何說明，或者解決這樣的情緒。」對陳又凌來說，創作《賽米希的煩惱》也是一趟尋找自我解答的旅程。「我想不出答案，就會到處去問別人意見。」有次向朋友傾訴她的困擾時，對方告訴她：「妳有沒有想過，當一個問題不再是問題時，妳就不用再去尋找解答。」

這句哲學般的回答，陳又凌當下不明所以。那段時間，她一邊修改《賽米希的煩惱》，一邊思考故事的鋪陳與結局。某天，她豁然開朗——原來當時那股深深的孤獨感，正是她心中的「煩惱」映照出來的。後來她回想：當初的煩惱是怎麼被解決的？「其實，煩惱本身並沒有改變或被解決，改變的是我面對事情的心態。」陳又凌說。

在繪本中，賽米希一路上問了白馬、獅子、兔子、貓頭鷹要如何解決煩惱，但動物們的答案都不能解決賽米希的疑惑，直到她遇到了一條魚，牠不只理解什麼是「煩惱」，甚至坦然分享自己的困擾——牠游得比別的魚慢、總是記不住別的魚講過的話……

「那你要怎麼解決這些煩惱呢？」賽米希問。

「有些煩惱就是沒有辦法解決的，但是你可以改變面對煩惱的心情啊。」魚回答說。

在這一刻，賽米希如同陳又凌的化身，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答案。



1. 陳又凌說創作《賽米希的煩惱》是一趟尋找自我解答的旅程。
2. 陳又凌在創作之餘也會去體驗陶藝，捏陶過程不僅有助沉澱心靈，也能找尋創作靈感。
3. 成為母親後，陳又凌看待兒童繪本的想法跟著改變，「一本好的繪本，故事情節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

故事情節造就繪本的力量

以溫暖的筆調畫出日常生活中的美好與樂趣，甚至是隱藏在童趣意象背後，創作者對於生活的觀察心得，陳又凌的繪本不僅孩子看得津津有味，成年人也能從中獲得共鳴。有一位媽媽讀者曾向陳又凌分享，她買《賽米希的煩惱》是想給孩子閱讀，沒想到最後受啟發的反而是自己。

成為母親後，陳又凌看待兒童繪本的想法也跟著改變，「以前有職業病，第一眼看的都是畫技：畫得好不好看、有沒有藝術感，當媽媽後這些都變成其次，一本好的繪本，故事情節才是最重要的。」她笑說。

陳又凌推薦《媽媽是房子》、《無所事事的美好一天》2本繪本，豐富的想像力、生動的繪圖及簡單的敘述，讓親子在共讀過程中能夠逐漸靠近並產生共鳴。「繪本是啟發孩子想像力的起點。」她觀察到兩個女兒從小就熱愛角色扮演，會自己設定故事背景、角色身分，沉浸在自創的情境裡，這種創造力與投入感，正是從小閱讀繪本所培養出的影響。

攤開陳又凌的繪本作品，無論是貓咪化身機車騎士，反映出臺灣特有的機車海景象；關注土地與環境議題的《會生氣的山》；以細膩的編輯設計手法，將臺灣之美轉譯成圖像語言的《臺灣地圖》；或者深入孩童情緒議題的《賽米希的煩惱》——畫畫一直是陳又凌理解世界、傳達話語的方式。不管是孩童眼中的奇幻世界，抑或是成人心底的困惑，她皆以畫筆與想像力輕輕觸碰、細膩描繪。 ■

